

嘯天讀書記一集

墨子

整理墨經這個志願，自從我第一次讀他的時候，便種下了一條根；我原是一個愛讀墨經的人，以後每讀一次，便把我整理的思想潮湧一次。但連帶起了兩個難問題：

一、墨學失傳，已經有二千多年；——孫詒讓說墨氏之學亡於秦季——到如今再想整理他的著作，不是有殘缺，便是有錯誤。

二、從來研究墨學的人，並不因歷來尊重儒術而減少；但是各人有各人的態度；有各人

的見界。我如今却應該用什麼態度去整理？

往往因爲這兩個疑問，便打銷了我整理的勇氣。但是墨家同情心的深厚，義務觀念的堅強，犧牲精神的偉大，實在值得吾人的崇拜，值得吾人的研究，更其是值得整理的。——尤其是現在的人心時局，墨子思想却是一劑對症的良藥。這樣的環境逼着我，我於是也不顧自己的學問淺薄，方法簡陋，先從整理文義入手，註解出這一部墨經來。而我自己解嘲，答覆上面兩條問題是：

一、自來一個學者事跡思想的流傳，總不免有許多殘缺錯誤的地方；何況我們中國史學特別不發達，史跡特別模糊的：有的是「箭梁式」的流傳——胡適說：怎樣叫做箭梁式的人物呢？古代有許多東西，是一班無名的小百姓發明的。但後人感恩圖報或是爲便利起見，往往把許多發明，都記到一兩個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。——有的是「放大式」的流傳；——也許在當時一個平常人後來經過幾千百年的傳說，把這人特別說成

偉大了；這便是梁啓超說左傳中有名之韓城濮鞍鄆鄢陵五大戰，在當時皆一日，而畢被後人說做與後世國際大戰等量齊觀，這由於文章優美，能將讀者意識放大。——有的被當時人因感情用事，故意消滅他流傳能力的；——中國歷史研究法裏說：史料有爲舊史家故意湮滅或錯亂其證據者，——墨經自然也不能逃這個例。所以要求整理墨子著作，而無殘缺錯誤，這是不可能的；但是，我不能因爲不能避免殘缺錯誤而就此不整理。

二、自來研究墨學的人，果然很多；關係於墨學的著作，也不少。——例如畢秋帆的墨子注，王念孫的讀墨子雜誌，孫詒讓的墨子閒詁，李笠的墨子閒詁校補，王愷的墨子注，以及張惠言的墨子經解說，梁啓超的墨子學案，墨經校釋，墨學微，胡適之的墨子小取新詁，中國哲學史中的墨子哲學。此外還有附刊在私人專集中討論墨學的文章，真是舉不勝舉。——每一種著作，都是懷抱着整理墨學的希望；祇因各人整理的方法不同，研究的態度不同，到如今一般研究墨學者，還得不到統一的思想，因此墨學也不能達到昌明的一

天。中國的學者，普通都犯了兩個大病：一是意氣用事的病，一是孤高獨貴的病。因為這兩個病根，中國的後學，永遠得不到統一學術的思想，科學的治學方法；自然，墨子也不能逃這個例。所以要求整理墨子著作而避免與自來學者研究方法的衝突，這是不可能的；但是，我不能因為避免衝突而就此不指示後學一條治墨學的路。

墨子的生世，是不十分可考的——孫詒讓說：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——他流傳下來的著作，固然是殘缺不全；——舊時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——便是這殘缺不全的著作，是否全出於墨子之手，或全不是出於墨子之手也還是一個疑問。——胡適之說：自親士到三辯，皆後人假造的；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，後四篇乃根據墨家的餘論所作的。尚賢到非儒二十四篇，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學說所作的，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。非樂非儒兩篇，更可疑。經說大取小取五篇，不是墨子的書，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，是「別墨」一派做的耕柱；以下五篇，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起來做的，自備城門以下到

雜守十一篇所記，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於哲學沒甚關係。據此說來，墨子這一部書，竟沒有一字一句是墨子親自做下的。——但我可以下一句抽象的斷語：墨子這個人，在周敬王威烈王這一個期間裏，確實是有的；墨子這一部書，雖說一時不能確定是墨子自己的著作，但假定他是墨家的思想，這句話，大概沒有什麼人反對嗎？墨子既有這個人，墨經既然是墨子思想的表現；第二步，我們便該問：這墨家思想，於現在的世道人心有沒有關係？自然，每一個學者的著作，都爲的是要改造當時此地的環境，爲環境所要求所逼迫而發的；在他著作的當時，決沒有注意到將來的環境如何，因此他的著作，也有因環境改變而失了時代的效用，也有因環境經過長時期而不變，仍舊能發生偉大效用的。但是，在我們後人整理前人一種著作，或是思想制度，先要問：我們現在的環境和前人當時的環境有沒有變動？倘然環境變動，前人的著作思想制度，對於現在的環境，不能發生什麼效力了，那也不值得去整理他。——本來我們整理前人的思想制度，原是爲現在環境的應用，決不是爲古人去作奴隸，也不是玩古董式的去賞鑒。

古人——根據這個定義，我可以認定墨家的思想，是於現在的世道人心極有關係，是極值得整理的。——可以說現在社會的環境，和墨子當時的社會環境並沒有什麼改變；更可以說，現在社會環境需要墨家思想的救濟，比墨子在當時還要迫切。

墨子生在戰國亂世，人心狡滑殘狠，他是一位熱心救世的大慈善家，便大聲疾呼的向一班殘忍陰狠的民衆提倡「兼愛」。這一兼愛主義，「實在算是墨家思想的大前提；他又怕單說「兼愛」不能感動那強有力的政客軍閥，便又提出「天志」兩字來，說兼愛人類，原是天的志願。天有無上的威權，任你如何狡詭的政客，強項的軍閥，在勢不能不服從天的志願；又另外提出「尚同」的名義來解說，所以不能不服從「天志」的原理。他先說明何以「天志」便是「兼愛」道：

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。接着又說明雖天子也不能不上同於天志——尚字和上下的上字通用——的理

由道：

夫既上同乎天子，而未上同乎天者，則天菑將猶未止也。……故古者聖王，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，以求與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——尙同中

他還怕這一類高深的哲理，不能夠警覺那一班粗淺頑鈍的政客軍閥，便又提出「非攻」兩字，用切實的利害去打動他。他在耕柱一篇裏說明攻國的大害道：

今大國之攻小國，攻者，農夫不得耕，婦人不得織，以守爲事；攻人者，亦農夫不得耕，婦人不得織，以攻爲事。

這還是從理智上講的，他又從情感上講「非攻」的一段文章道：

今有一人，入人園圃，竊其桃李，衆聞則非之；上爲政者，得則罰之，此何也？以虧人自利也。至攘人犬豕鷄豚，其不義又甚，入人園圃竊桃李，是何故也？以虧人愈多，其不義益甚，罪益厚。至入人闌厩，取人牛馬者，其不仁義又甚，攘人犬豕豚雞，此何故也？以其虧人愈多，苟虧

人愈多，其不仁茲甚，罪益厚。至殺不辜人也，拖其衣裘，取戈劍者，其不義又甚。入闔廄取人牛馬，此何故也？以其虧人愈多，苟虧人愈多，其不仁茲甚矣，罪益厚。當此天下之君子，皆知而非之，謂之不義，今至大爲攻國，則弗知非，從而譽之，謂之義。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？

——非攻上

在干戈擾攘，人欲橫流的戰國，人人祇知道自私自利，原沒有「義」字的立足地；因此，他再進一步說，義便是利。經上說：「義，利也。」「忠，以爲利而強君也；孝，利親也。」又說：「兼相愛，交相利。」「愛利萬民。」「兼而愛之，從而利之。」「衆利之所生，從愛人利人生。」「愛人者，人亦從而愛之；利人者，人亦從而利之。」「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。」「若見愛利國者，必以告，亦猶愛利國者也。」這一類話，他簡直認定世間所謂義，所謂善，所謂道德，都是從利中生出來的；沒有利，便沒有義，沒有善，沒有道德。我也有幾句利便是義的說話：

人類本性，大都是爲我的，是自利的；所謂道德，所謂善，大都又是爲人的，利他的……我

人既要屈抑了自己的私欲，去孜孜不倦的在社會上行善，奔波於利他的事業，這豈不是違反了人類的天性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？但在廣義的自利主義爲我主義講起來，爲人何嘗不是爲己？利他又何嘗不是自利？依據「主我的快樂主義」Egoistic Hedonism「個人的快樂主義」Individual Hedonism「利己主義」Egoism說來，各人得自己的快樂，是人世最高的善，最終的目的。人們有時雖然自己捨去快樂而趨之若鶩，這乃是欲求更大的快樂的犧牲；烈士殉國，學者求真理，孝子事親，和親之愛子，這些事，都不過是求得自己快樂的手段。這些事，自身並不是善；只因由這些事生出快樂，所以纔是善。

我們的抑制私欲，急公好義，以及服從那無上善的命令，並不是無爲的，也不是真的做那利他不利己的大獸子；自古以來，不論中外，所謂善，所謂道德，都是向擴大的私欲和擴大的自利方面進行的。能使社會國家安全，便是自己安全。——名言大字典序文

梁啓超先生也說：「大抵凡墨家所謂利，皆含有兩利的意思，故曰「交相利」。社會人人

交相利，卽社會總體之利也，彼曷常以利爲教耶？——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家思想二——求得社會總體的安全，便是自身的安全，這是最淺近的道理，所以墨子便提出「義利一致」的學說來勸人。——這「兼愛」「非攻」「天志」「尙賢」「尙同」等主張，便是墨子政治思想的表現。

他再進一步想：人爲什麼不肯兼愛？爲什麼要交相攻？這裏面最大的原因，便是生活競爭；簡單的說，便是「爭利」。人和人爭利，所以不相愛；國和國爭利，所以交相攻。人原是最富於兼愛性的動物，利原是天給人人有得享用的一份東西，原不必爭得；祇因有兼利的人，便養成有不能兼愛的人。——如今的土豪奸商資本家軍閥政客都是兼利的人——但是人爲什麼要兼利？這裏面最大的原因，是因人心浮靡，風俗奢侈。當時儒家教人專講虛僞，專考究小過節，和那繁瑣的禮貌。——胡適說儒家自孔子死後，乃一班孔門弟子不能傳孔子學說的，大端都去講究那喪葬小節，請看禮記檀弓篇所記孔門大弟子子游曾子的種種故事，那一樁不是爭一

個極小極瑣碎的禮節，（如「曾子弔於負夏」及「魯子襲裘而弔子游褐裘而弔」諸條。）再看一部儀禮那種繁瑣的禮儀，真可令人駭怪。——淮南要略裏說：

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，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，厚葬靡財而貧民，（久）服傷生而害事。

墨子公孟篇裏也說：

儒之道，足以喪天下者，四政焉：儒以天爲不明，以鬼爲不神，天鬼不說，此足以喪天下。又厚葬久喪，重爲棺槨，多爲衣衾，送死若徒，三年哭泣，扶然後起，杖然後行，耳無聞，目無見，此足以喪天下。又弦歌鼓舞，習爲聲樂，此足以喪天下。又以命爲有，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，不可損益也；爲上者行之，必不聽治矣；爲下者行之，必不從事矣，此足以喪天下。

本來禮節愈繁而人心愈僞，儀式愈多而靡財愈甚；人心愈僞便不能兼愛，靡財愈甚便不免兼利。一人兼利便相爭，一國兼利便相攻。如今要把人心回復到兼愛一條路上去，第一便須

不爭利；如何可以不爭利？便須節靡費；如何可以節靡費？便須刪除繁瑣的禮節，使人心日卽於真，風俗日趨於樸。所以墨子又提倡「節葬短喪」和「非樂」的種種學說；他非但反對音樂，祇因他要矯正當時浮華的風俗，以克苦爲人生的第一信條，所以他連雕刻建築烹調等奢侈的事項，一律反對。天的生產，支配給天下人平均享用，不容有絲毫厚薄的區別；倘有一人享用過分，便有幾人受他的影響過分的不得享用。不平的現狀，便是爭利攻國的導火線，兼愛的人類本性，也因之破裂。所以墨子的提倡儉樸，是要銷滅人類的爭端。同時他又提倡勞工主義，他意思說天雖把生產平均支配給人，但天上不能憑空落下米來，地下不能憑空長出房屋來，非得人去拿勞力換來不可；勞一天的力，便得一天的衣食住，勞一世的力，便得一世的衣食住。人一世的享用，須看你一世所勞的氣力如何；是人定的，不是命定的。所以他又主張「非命」，叫人奮鬥做人，不可信仰命運做人。胡適之說得好：「若人人都信命定之說，便沒有人去做好事了。」——「非命」「節葬短喪」「非樂」這都是墨子科學方法經濟思想的表現。

墨子的政治思想，科學方法，既如上述，但墨子並不是政治家，也不是科學家，他却是一位宗教家。他知道治亂世非借重宗教不可，所以他思想的出發點，便寄託在一個「天」字上面。他知道亂世強項的軍閥，狡詭的人心，非僅僅一點政治思想科學方法可以制服的，他一開口便把個天抬出來，他說：

又說：順天意者，兼與愛，交相利，必得賞；反天意者，別相惡，交相賊，則得禍。——天志上——他

我爲天之所欲，天亦爲我所欲；然有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，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，而爲人之所不欲矣。人之所不欲者何也？曰：疾病，禍祟，是也。——天志中

他先把一個天立定了，說人不能不順天的意志，人須爲天之所欲；倘然你不順天的意志，便要得禍，不爲天之所欲，那天便也把疾病禍祟人之所不欲的給人了。接着便說什麼是天之所欲呢？天欲人之「兼愛」。墨子道：

天欲人之相愛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。——法儀篇天志上說「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」與此同意。

爲什麼知道欲人之兼愛，便是天的意志呢？墨子又答道：

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。

墨子既然主張是有天，他也不得不主張是有鬼；他的意志，想借天的威權去壓倒暴君軍閥的氣燄，更借鬼的威權去壓倒奸民小人的壞德，他的主張有鬼，和儒家的講究喪禮祭禮形式上表示的有鬼的意思不同；儒家形式上的有鬼，他心裏或者反是無鬼，他的敬祖先講喪祭禮，是一種標榜的作用，想給子孫看了他的榜樣，學着他敬重祖先一般的去敬重他。——胡適之說儒家講喪禮祭禮，並非深信鬼神，不過是要用「慎終追遠」的手段來做到「民德歸厚」的目的。——墨家却不然，他的說有鬼，是從精神上的主張有鬼，叫一般人知道鬼能監察人

的善惡，能賞善而罰惡。——他並不想自己討便宜，他祇望大家做一個好人。——墨子道：

吏治官府之不絜廉，男女之爲無別者，有鬼神見之；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刀毒藥水火退。——退，是抵禦的意思。——無罪人乎道路，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，有鬼神覺之。

——明鬼

說來何等凜凜可畏？不怕那頑鈍奸狠的人不感化而做一個好人。因爲他主張有天有鬼，他反而主張有命；他意思是說人命的優劣，有天在上面主宰，有鬼在暗地裏支配，但天的主宰，鬼的支配，也看你自己的做人好壞如何；歸到根，還不是自己主宰自己，自己支配自己，所以沒有預定的命運。——和孔老的凡事都由天定的意見却相反。——你倘然要得福，你祇須上體天志，兼愛人類；不但平民百姓和官吏軍閥要上體天志，便是那至尊無上的天子，也須上同乎天，纔能得福。所以他思想的歸結點，便在「尙同」一篇裏。——中國哲學史大綱裏說：墨子的宗教，以「天志」爲起點，以「尙同」爲終局；「天志」就是「尙同」，「尙同」就是「天

志。」——所以這「天志」「兼愛」「明鬼」「非命」「尚同」幾篇文章，都是墨子宗教觀念的表現。墨子的精華，全在這政治思想，科學方法，宗教觀念三大部分裏；這三大部分思想的發動，雖然由於戰國時人心環境的趨迫，但他的應用時間，直到如今還不曾銷滅，且愈覺有急迫的需要。現在的人心如何虛偽？風俗如何浮華？軍閥政客如何作惡萬端？我所以急急把他整理出來，根據墨學色彩的濃淡，定尚賢、尚同等二十四篇，墨者、演墨子學說的，和耕柱、貴義等五篇，墨家後人記墨子言行的爲內篇；定經、經說大取小取等五篇，疑是「別墨」一派做的，和親士等七篇，疑是後人假造的爲外篇；却把備城門等十一篇無關於墨家根本思想的，定爲附篇。

在現時學術飢荒的時代，我也無暇打「替古人辯護」「隔靴搔癢」的筆頭官司；說祇把墨經的文字，很忠實的解釋一過，讓讀者自己去找墨家的真理。上面一番話，祇是略盡介紹的責任罷了。

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三十日，上海國民對外流血紀念日，在上海。